

JOYCE CAROL OATES

黑牡丹 白玫瑰

[美]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
赞 扬 译

新 华 出 版 社

JOYCE CAROL OATES

黑牡丹 白玫瑰

伊莉莎白·卡罗尔·欧茨 著
费扬 译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牡丹白玫瑰/(美)欧茨(Oates, J. C.)著;赞扬译

北京:新华出版社, 2015.5

书名原文: Black Dahlia & White Rose

ISBN 978-7-5166-1644-4

I. ①黑… II. ①欧…②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616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01-2014-0935 号

BLACK DAHLIA & WHITE ROSE, Copyright © 2012
by The Ontario Review, Inc.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cco,
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中文简体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

黑牡丹白玫瑰

作 者: (美)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译 者: 赞 扬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封面设计: 图鸦文化

责任编辑: 李 成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1644-4

定 价: 2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目 录

黑牡丹白玫瑰.....	(1)
鉴定	(25)
谎言	(52)
跑过去吻爸爸	(84)
嗨，爸爸.....	(101)
好心的撒马利亚人.....	(107)
公共场所的一起残忍的谋杀.....	(136)
罗马!	(143)
花斑鬣狗：一场罗曼史.....	(168)
圣昆廷.....	(210)
周年纪念.....	(216)

黑牡丹白玫瑰

黑牡丹白玫瑰：非官方调查（未破案）绑架虐待强奸谋杀分尸案，受害人伊丽莎白·肖特，22岁，白人女性，加利福尼亚洛杉矶，1947年1月。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整理。

K·肯哈特——摄影师：

她们是迷路的孩子，找寻着她们的父亲。

所以我知道她们会来，挣扎着回到我身边。

诺玛·珍妮·贝克：

是的，我迷路了——但是我知道除了我自己没人能找到我——如果我能变成好莱坞上空的一颗星，那里我才能不受到伤害。

他就是那个——“K. K.”我们这么称呼他——他给成人杂志和日历拍照片——那个我请求他“不要把我变成一个笑话。哦，这就是我所有的请求”。

伊丽莎白——“贝蒂”——肖特：

关于我的“身后”有很多可恶的谎言，但是更可恶的还是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父亲——哪怕是像诺玛·珍妮那样有个假的，她的妈妈会给她

看克拉克·盖博的公开照片——然后在孩子耳边轻声说：“这就是你父亲，诺玛·珍妮！但是不用每个人都知道。”

可怜的诺玛·珍妮！她有一些相信这种疯狂，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在找爸爸。为什么诺玛·珍妮会犯下严重的错误，那样去找男人，但是这并不是我犯下严重错误，最终“身后”陈尸洛杉矶一个肮脏街区的杂草丛生的空地的原因，久经阵仗的洛杉矶警局的探员在看到我那切碎的尸体时都不敢上前，他们迅速盖上了我的“残骸”。我有真正的父亲，名叫克莱奥·马修斯·肖特，比起我的四个姐妹凯瑟琳、露欣达、艾格尼斯、哈里特，他更偏爱我，1940年我十六岁那年，他曾单独给我写信，邀请我去加利福尼亚和他一起生活——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爱过我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。

“身后”（post mortem）——是一个拉丁语词。“身后”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。那是你“活着”的时候所不知道的存在，你猜不到“身后”有多大、多么无限，它会一直存在——永远、永远——在你死后。

后来，爸爸会拒绝我。报纸的标题及其照片会让爸爸震惊、作呕——（那不是法医的照片也不是洛杉矶警局的犯罪现场照片，当然这些是不会登出来的——太可怕、“恶心”）——而是伊丽莎白·肖特，也被称作黑牡丹的照片——（因为自从十八岁那年我来到洛杉矶，我就穿紧窄领口的黑色紧身衣服，经常是黑丝镶花边，内衣也是黑色的，我的头发乌黑发亮，我的皮肤珍珠一样白，我的嘴巴涂得火一样红）——这些照片，跟那些摄影棚的照片一样魅力惊人的——爸爸拒绝识别我，更不用说“认领”我——洛杉矶验尸房里我的（碎裂，被肢解）残骸。

或许是爸爸以为他需要付些钱。他或许需要付安葬费，爸爸可能是害怕这个。

哦，爸爸太吝啬了！他告诉洛杉矶当局，他不会到太平间来做身份

确认（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律能强制公民，好像是）。就算爸爸不是一早就伤透了我的心，这个“身后”悲伤的消息也会的。

但是这都是后来的事了。那是 1947 年 1 月。你们所有人都带着对一个这样的姑娘的厌恶和指责，晃着虚伪的脑袋阅读《黑牡丹》。从头到脚都是黑色，生活混乱，这都是她罪有应得。

爸爸给我写信，叫我到他身边，那都是三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从南美德福德中学辍学去工作（餐馆服务员、电影院收银员）好帮助妈妈——她操持着五个女儿的家，只有妈妈挣钱养家，从来没见过爸爸的钱，我们以为爸爸早就死了。这是多么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——爸爸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

克莱奥·肖特曾经是一名销售迷你高尔夫球场的挺成功的商人！我们都在时髦的迷你高尔夫俱乐部长大，打着迷你高尔夫球，我们都有照片——美德福德商人克莱奥·肖特的五个小女儿喜欢“迷你高尔夫”——在美德福德和邻近地区广为刊发，因为我们都是漂亮的小姑娘，特别是（这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，不是我个人说的）“贝蒂”，五个孩子中的三姐，那更是出众。

后来经济大萧条重重地打击了可怜的爸爸，他很快就破产了，彻底的耻辱，于是爸爸开着车去了神秘河大桥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被弄清过，但是爸爸的 1932 款纳什轿车在河边被发现了，爸爸不在里面，别的地方也没找到他——于是人们相信，克莱奥·马修斯·肖特像其他很多人一样，成了经济大萧条中一个自杀的惨剧，两年后他被宣告死亡，妈妈拿到了三千美元的保险，从此她就是一名正式意义上的寡妇，我们也失去了亲爱的爸爸，一直很多年。

噢，但是某一天一封盖着“瓦列霍，加州”邮戳的信来到了，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如同童话故事一样，克莱奥·肖特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在神秘河死亡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瓦列霍“活着，还过得很好”！

妈妈不愿意回应这封信，妈妈太过于自尊了。在经历这么一个欺骗的余波之后，妈妈的心已经死了。欺骗，她称之为欺骗。

苦难，妈妈不得不交还那三千美元的保险金，而那在几年前就花光了。为了还钱，妈妈找亲戚借钱，找一切能想到的人借钱，拿出我们的薪水帮助妈妈还钱，妈妈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恨爸爸，恨他的诡计，他们说那是幼稚、缺心眼。

克莱奥·肖特的五个女儿里，只有一个愿意原谅他。只有一个愿意给他回信，很快就去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和他生活在一起，开始吸引人的新生活。

那些在马萨诸塞美德福德的没有希望的日子已经结束了。加利福尼亚金色的生活在招手——洛杉矶、好莱坞。

贝蒂，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，绝对是肖特家的美人。看看你！

对贝蒂·肖特，克莱奥·肖特以及认识他们的人来说，这个念头都很正常。女儿贝蒂足够漂亮，足够“性感”，某一天一定会成为一名电影明星的。

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，当时的那几个月。

那没有持续多久，然而诺玛·珍妮跟我说，“贝蒂，你真幸运！”那会我们刚认识，互相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一起住在布埃纳维斯塔大街汉森先生的“公寓”。诺玛·珍妮说她从来都没见过她父亲一眼，哪怕是远远地瞥上一眼，但是现在她已经登上了《华美星条旗》杂志封面，或许他能看到她，认出她是他女儿。如果哪一天她登上银幕，他就能看到并且认出她来——她坚信这点。

（可怜的诺玛·珍妮相信，如果她努力工作，和好莱坞的男人们搞好交往，像我们大伙一样，她就会成为贝蒂·嘉宝，拉纳·特纳，以及更早些的珍·哈露那样的明星。珍·哈露是她的偶像，样板。事实也是这样：诺玛·珍妮非常漂亮，乐呵呵的像个小孩，白玫瑰花瓣一样的皮

肤，甚至比我的皮肤还要细嫩，却不像我们脸上有时会显露出疲乏。我们不嫉妒诺玛·珍妮，因为她看起来太年轻了，虽然那会在好莱坞十九岁已经不那么年轻了。我们嘲笑诺玛·珍妮，她太天真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听着她柔弱的声音，你不由得会想，想要成功，诺玛·珍妮·贝克还不够成熟，也不够机智，在这个鲨鱼遍布的水里，她那美白的身躯会被捕食者们的牙齿撕成碎片。)

1947 年的新年，那些恐怖的暴行施加到了我的身上。那是晚些时间的事情。

我们没有爬回去求 K. K. 那个杂种！除非他欠我们钱，他会不停许诺给钱。他明白“绅士风度”——他说——“可信赖品质”的“绅士风度”，不是那种像鲨鱼那样在海浪里等着那些相信他的人蹚入水中。

不管怎么样——我没有像 K. K. 吹嘘的那样爬过去求他。贝蒂·肖特不会爬去求一个男人，从来都不会。

所以，骨科医生对我施加了那样的伤害：因为我不肯按他希望的那种恶心的方式顺从他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钱也不行了。

当然——我不知道什么会降临到我身上。我不知道我那柔弱的叫声“不！不——不——不要！”会激发这个人什么反应，他到那会还显得神志正常，有理智，像是一个贝蒂·肖特那样聪明的女孩能够对付得了的人。

“身后”你不会想到，我也曾经有尊严也有自信，就像那些白皮肤黑头发的美女一样，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电影生涯——甚至都没有连我们在好莱坞餐厅里认识的许多年轻姑娘都有的“新人”合同。（诺玛·珍妮·贝克也没有一份真正的合同——虽然她会暗示别人她有。）“身后”看到我赤裸的苍白的皮肤（因为我的血已经流光了），满身伤口，裂口——我的腿张开着，极其丑陋极其残酷地扭曲着——我的上下半身被分成了两段，上半身扭曲着就像还处在恐惧之中，对发生在我身上的暴行

的恐惧之中——“身后”你不会想到，在好莱坞、洛杉矶我也曾是一个有很多男子爱慕的热情活泼的姑娘，聚会时我是宠儿，是那些有钱老男人和好莱坞制片人还有马克·汉森先生的最爱，马克·汉森先生拥有大礼帽俱乐部、梅莎格兰德电影院，他邀请我去他位于布埃纳维斯塔大街的“公寓”和其他姑娘们住在一起——（很多都是“新星”，是别人向往的目标）——去“招待”客人。

M医生不属于这些人。除了K.K.——贝蒂·肖特，没有人认识M医生。

那是如此的暴行——我闭上眼睛，问他是不是要吻我，他却把浸过氯仿的布片按在了我的鼻子和嘴巴上。

在那些罗曼蒂克的影片里，闭上眼睛接下来就是亲吻——镜头靠近女性美丽光滑的面庞、有着长长的睫毛的闭着的眼睛。

还有浪漫的音乐。

现实不是这样——没有音乐。只有男人喉咙里发出的咕啞声，姑娘挣扎着吸气，尖叫，尖叫——然后就是寂静。

如此的暴行，撕开我在恐怖中还保持微笑，希望保持“迷人风范”的嘴角——我的嘴一直撕裂到了耳朵，我那曾经美丽的脸庞变成了丑陋的小丑一般的脸，永远无法停止那咧着大嘴的笑。

我的胸曾是那么美丽，如牛奶一般白皙——被刺烂，割开，连久经阵仗的法医几乎都无法检查。

尸体解剖显示我胃里的东西太肮脏，太下流，以至无法描述——那个男人对这个姑娘用尽各种方法百般蹂躏，无法想象那是为什么……

我希望你能理解的是——如果你愿意听我说，而不是看着我的“残骸”被吓坏，感到恶心——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停尸房里的照片被到处刊载和张贴——死了也无法逃脱那羞辱和耻辱——骨科医生用屠刀把我“分割”成了两半，我那没有了生命的身体被扔在一个浴缸上的两块

木板上——在诺福克的一所房子里，之前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的地方——那个残忍的疯子用这把刀撕扯开了我的肚子——我那珍珠般白皙的皮肤是那么的美丽、诱人——我的血就可以流进浴缸——我身体的这两半被他用脏塑料布包起来运走处理，就像垃圾一样扔在了一个公共场所，接下来好多年，这让我变成了所有人看着都会感到厌恶却又难耐好奇的目标）——如果你愿意听我说，“身后”，我会试着解释虽然诺玛·珍妮成了后来的玛丽莲·梦露，变得举世闻名，那也只是1947年1月时一个偶然的事情，就那么一丝运气，就像春天里那些被风吹起的在空中盘旋着的带着绒毛的种子，粘在了你的头发上、睫毛上——这并不是注定的事情，纯粹就是运气，诺玛·珍妮会变成玛丽莲·梦露，伊丽莎白·肖特会变成可怜的黑牡丹，死了还被人鄙视，谁都不理解，围绕我的是最残忍的谎言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认识我们，贝蒂·肖特和诺玛·珍妮·贝克，就在我们还是室友，亲如姐妹的时候，你是猜不到我俩谁会成为明星，谁会坠入地狱的，我保证你们猜不到。

K. K. 曾经给诺玛·珍妮·贝克拍过照，那时候她还在伯班克的一个工厂里上班——但是她永远不会给他当裸体模特，她说。

“裸体”是所有拍日历的男人们想要的——如果你不脱衣服，那么忘记这些吧。不管你的脸有多漂亮——没人会在乎你。

K. K. 在餐厅里看到我们俩，邀请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拍照，他更多的是盯着贝蒂·肖特，而不是他早就拍摄过的诺玛·珍妮，她已经没有机会了——他心里这么想。因为她不愿意摆裸体造型。

是贝蒂·肖特，像卡罗勒·隆巴德在银幕上那样，自如的谈吐吸引了K. K.，而不是诺玛·珍妮，她只是咬着手指傻笑，红着脸像个傻瓜一样。

是贝蒂·肖特，她说是的，可能吧，不能保证，但是可能，是的。

诺玛·珍妮她只是咯咯地傻笑，嘟囔着什么，可是谁也听不清。

那会我二十岁了。我是那么的艳丽，我走进大礼帽俱乐部——或者走进餐厅——或者是便利店——所有人的视线都会转向我，简直不敢相信——哦，那是海迪·拉马吗？

诺玛·珍妮说，如果她走进某些地方，旁边的眼光都会聚集到她的身上，人们会想——那是珍·哈露么？

胡说八道！诺玛·珍妮从来就没有被错认成珍·哈露，我敢发誓。

我不是嫉妒诺玛。实际上，诺玛就像是我的姐妹，亲姐妹——她会借给我衣服，钱。不会像美德福德的我那些该死的亲姐妹，把我从她们的生活里剔除，仿佛我就是一颗尘埃。

就因为我离开家，去加利福尼亚生活。就因为很明显我注定是属于好莱坞，而不是平淡的美德福德。

就因为我穿一身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黑是一种风格。

我十七岁在瓦列霍，在我受这种风格影响之前——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。

你会去相信，那是一个开始，一系列这类荣誉在等着你，最终的顶峰是奥斯卡最佳女主角……

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惊喜。那是改变了我命运的惊喜。

甚至我自己还没有去报名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有很多人，在库克营地，把他们拍摄的我的照片交上去了，那是我在那边军中福利社当收银员的时候——所有的士兵以及他们的长官投票，最后十二名报名的姑娘的选票结果统计出来，是伊丽莎白·肖特，是她赢得了库克营地之营地女孩的头衔。

这是1941年6月。生命还有六年半的时光。我的墓碑上本来应该被好心地写上“伊丽莎白·肖特，1924—1947，1941年度库克营地之营地女孩”，但是你们这些自私的混蛋没有一个人记得。

K. 肯哈特：

透过相机的镜头，有时候我认为贝蒂·肖特就是那个唯一。另外有些时候，我认为是诺玛·珍妮·贝克。

贝蒂是黑发美女——黑牡丹。对我来说诺玛·珍妮是白玫瑰——偷偷说一句——她的皮肤犹如白玫瑰花瓣，脸好似中国娃娃。

贝蒂性格活泼——诺玛·珍妮很害羞，总是退却——你必须得哄着她才达到拍摄要求。

贝蒂会让你感觉无处不在——好像她的双手都在你身上——好像她打算爬到你腿上双手抱着你脖子然后亲吻你的嘴，就好像是个吸血鬼。

男人有时想要那样，有时候会不想那样。

诺玛·珍妮总是颤抖着，低声细语，踌躇不前，哪怕是她最终脱掉我给她的罩衫——在红色天鹅绒帷幔上摆出“裸体”造型。（你不会说“光着”——“光着”好像是尸体，“裸体”是艺术。）好像如果你去调整诺玛·珍妮的姿势，只是碰下她——她都会被吓到，躲开。哦！诺玛·珍妮的眼睛都会瞪得大大的，只要我朝着她走一步。

我只能笑——“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！诺玛！没人要强奸你，好吗？”

事实是，我害怕碰白玫瑰——你能看到她蓝色眼睛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恳求——孤儿的恳求——任何一个男人都给不了诺玛足够的爱。

我不想爱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——爱有可怕的弱点，犹如致命的疾病，能杀了你——但是那不会是“K·肯哈特”！

黑牡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根本不会爱上贝蒂·肖特——我害怕跟她沾上关系，她对职业发展过于急迫——如果你靠近贝蒂，你能隐约闻到她坏掉的牙齿发出的臭味——她的气息“不清新”——所以她嚼留兰香口香糖，吸烟，学着抿着嘴微笑——眼睛里是难以捉摸的眼神。

事实是，我发现了诺玛·珍妮·贝克——是我。

很多人都会说是他们发现的——看到她有一天变成了“玛丽莲·梦

露”——但是在1945年伯班克的飞机无线电设备工厂里，诺玛·珍妮只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女工——十八岁——甚至都还不是工厂里最漂亮的，但是诺玛有一特点——“上相”——其他人都不如她。我拍到了她，为《星条旗》杂志拍照时——在那些穿着工作服的女工里，前看，后看，侧看——“为海外的士兵们鼓舞士气。”然后电话都快打爆了——那姑娘是谁？她太棒了。

瞧瞧，我让她脱掉了结婚戒指拍照。

所有的成人杂志——《骚雅》，《peek》《Yank》《Sir!》——都希望诺玛·珍妮给他们当封面女郎。但是她不会，根本不会拍裸照——哦哦！我的天，我不……不能……

不过，我知道她会。就是时间问题——并且还需要钱。

年轻姑娘们需要钱，而老头们有钱——在洛杉矶——很不错的安排，呃？过去一直这样，将来也会这样——那是人的本性，是文明的根基。

诺玛·珍妮比贝蒂·肖特年轻，也应该没她那么多经历——你应该会这么想。（实际上她十六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笨蛋——然后离婚，他离开她加入了商船队。）比贝蒂年轻，拥有梦幻般的眼睛，而贝蒂那双黑玻璃般的涂着浓浓睫毛膏的双眼眼光很直接，什么都看得到。——诺玛·珍妮身材不超过二号，并且身材比例十分完美——细腻得好像一碰就会破碎。贝蒂·肖特的大幅招贴照片很性感，就是那种赤裸裸的吸引眼球的方式，有一点诡秘、下流的心思——好像她正在挑逗你。“来吧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小伙子：行动吧！”诺玛·珍妮的照片性感但是犹如天使——她的第一幅裸体照片“金色梦境小姐”是我费劲才说服她拍的，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招贴画。

瞧瞧，一点小招术就让诺玛躺到了大红天鹅绒波浪上，她好像就是一颗糖——等着有人来舔。

让诺玛放松、微笑——好像她毫无尘世之忧、一点都不渴望金钱、心碎，她有丈夫这个蠢事也已经“远离她”。

并不绝望，虽然她的电影生涯还停滞在原地。

猜猜我付了诺玛·珍妮多少钱？五十美元。

我赚了九百！——这是当时我赚得最多的一次。

后来诺玛会回来求我的——她不清楚她签的是什​​么，那天我递到她面前的弃权书——我说那会儿已经不是我控制得了的了，“金色梦境小姐”的版权已经被日历公司买走了，除了这次交易，还有更多的交易、交易——到这一天，已给陌生的人赚了数百万美元。

别和我争辩，我告诉诺玛——这是文明的根基。

我一直没有告诉洛杉矶警探——亦或是那些来向我询问贝蒂·肖特的人——的是——（是的，我对此很遗憾，我不想它尽人皆知）——是这个家伙，这个看起来有如“绅士”，自称“莫滕森医生”——“整形外科医生”——我觉得他是这么称呼自己的。

骨科医生他出现了，来到了我面前。

这不是我的错——我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他们碰面了。

实际上莫医生想见的是诺玛·珍妮——不是那会儿我工作室里来来往往的其他的姑娘，绝对不是贝蒂·肖特，他认为“有那么一点普通——俗气”。

骨科医生或许会这么说：“这种拘谨的方式，似乎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似的。”

“不能是黑头发的——对一个美女来说，她的下巴太宽了，她还有点斜眼。”

“那个金发小美女。就是她。她就像天堂里的天使一样美。”

（可怜的贝蒂·肖特是“斜眼”？有些照片你能看出来，有点——她的左眼看你的方式和右眼不太一样。所以你会认为——这个姑娘有些不

太正常，她是女巫。)

1946年9月的某一天，电话响了——“喂？是招贴画摄影师K.肯哈特么？”——这本本正经的声音，我说：“这他妈的是谁啊？”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想和肯哈特先生通话，说说我的一个建议。”我说：“什么建议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是给日历公司拍‘招贴画’照片的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影棚摄影师，阿尔弗雷德·斯蒂格里茨和保罗·斯特兰德那样的传统摄影师——‘裸体照’只是我工作很小的一部分。”他说：“我的建议是：以我的职业，我看到的几乎全是受伤的，被破坏的，或者是畸形的人体——特别是不太雅观的女性的身体，离‘完美’差着十万八千里——所以——我想我能不能给你建议，只拍‘完美’女性身体的肯哈特先生……”

达成的交易是，莫医生传给我二十五美元——（后来我涨到了三十五美元）——做秘密“观察员”：从相机三角架后面幕布上的小孔观察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说，“只要你不自己拍照。”

1947年那个秋天直至冬天，莫医生到文森特大街摄影棚来了多少次？——或许有十好几次——他从来没惹什么麻烦，每次都付给我现金。

他把那辆黑色锃亮的1946款帕卡德轿车停在路对面。

坐在幕布后面。“观察。”

莫医生的脸像弄模糊了的哈里·杜鲁门的素描画像，啊哈。带着杜鲁门一样的眼镜。你不可能觉得这家伙年轻，但是也只是中年，嘴巴小小的一本正经的样子、双下巴。

硬挺的白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但是外套质量很好，还有裤子也很平整。灰棕色的头发剪得很整齐，向左偏分。外科医生那种又粗又短的手指，但是莫医生有一种“权威”气场——你可以想象这种特质，用那种口气向护士和年轻医生们发号施令。

你能想象男人向女人发号施令——用那种口气。

是的，他就是你们称作“绅士”的那种人——“高贵血统”——同样非凡的品味，比起黑牡丹，他更喜欢白玫瑰——至少，那曾是他心愿。

他有三次在不同的场合看贝蒂·肖特拍摄，后来莫医生皱着眉说：

“黑头发的狐狸精。思想下流——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——那斜视眼。而且她总是不停地舔嘴唇，就好像嘴唇上有什么东西总也尝不够似的。”

诺玛·珍妮的拍摄，他只看过一次——（有名的“金色梦境小姐”也只是拍摄了四十分钟，够令人惊讶的吧）——莫医生一语不发，就好像不会说话了似的。

莫医生确实向我要了这姑娘的姓名，电话号码，住址。而我的回答是“NO”。

NO，我不能侵犯姑娘的隐私——那会是一笔可观的额外费用，医生！

我的态度阻止了他。骨科医生嘟哝着说了声对不起，没有继续往下说，甚至没有问“额外费用”会是多少——这很出乎意料。

黑牡丹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之后，骨科医生就消失了。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没有人会知道他来过我的工作室，除了我——还有贝蒂·肖特。

至于贝蒂·肖特知道多少，我不清楚。

之后我试着找出莫医生到底是谁——我觉得或许这个骨科医生可能会发现比较值得的是付给我钱，让我不要把他的名字告诉给洛杉矶凶杀案侦探——但是我找不到他。

所以我认为“可能只是个巧合”。

一年前或者差不多这么久之前，在洛杉矶，一个“性暴力”案中